

回忆录

郭诣丰



2025-7-5

25届招生结束

写于家中

目录

前言

第零则 招生毕错失景行 忆竞赛夙惟此君

第壹则 隐士初现课堂寂 误读“牛”声众生默

第贰则 格物课牛顿事件

第叁则 疫情期间登录账号事件

第肆则 口语课唱英语歌事件

第伍则 语文课举手发言终结者现象

第陆则 礼堂睡觉被打事件

第柒则 蔡怡婷吴静怡事件

第捌则 点笔检讨事件

前言（白话）

本册中的文章仅仅都是对初中趣事的一些回忆。

这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。

当时，我的年龄比较小。如果在预初或者初一，那么只有十二三岁；如果在初二或者初三，那么也只有十四五岁。

初中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期，我们会觉得小学生，哪怕读到了五年级、六年级，都是比较天真无邪的；而当我们看待高中生时，往往就会用一种成人的视角来对待，觉得他们已经要步入社会，思维方式也应当与社会人一致。很明显，初中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关键的桥梁作用。

男生的变声期一般也都在初中，刚进初中时大家基本都是童声，而步入高中时很少有男生还没变声。生命科学、道法、心理课本上也都说，初中是孩子们第二性征发育的关键阶段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步入初中时，和走出初中后，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两个样子了。

很多人都觉得，对小学的记忆已经模糊了，更不要提更早的事情了；但高中发生的事好像都历历在目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也和这有关。随着孩子们进入青春期，大脑进一步发育，我们不仅在身体上发生变化，心智上也变得成熟，能懂得更多道理，记得更多事了。

初中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的心智不似高中、大学那般成熟，也不似小学那般啥都记不住。我们或许记得大部分事，但当时的思维可能是孩童性质的，对很多“新”事物，又畏惧、又好奇，在不断的接触中，我们的思想慢慢地“成熟”。正因如此，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回忆是特别珍贵的。虽然我的高中生活也很有趣，但我更想先把初中的事情说一说。也是正因如此，我不想花太多笔墨，去记叙一些流水账，或者是一些没什么色彩的事情——我更想聊聊一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触发孩童心灵有所思考的，“有意思”的事情。它们或许很微小，但我觉得挺有意义——为什么？因为那时我的那种想法，或许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

这本回忆录的大部分地方，我都采用了文言的形式来写。有时候，文言的文字更加紧凑，在写小故事时，我觉得它能把情趣传达得更好一些。我的文言水平十分糟糕，属于是打酱油都比不上的那种，不过，拙劣的水平也有一个好处——半文半白，能让大部分人更易理解。

为什么现在急着写呢？其实，每个年龄段的我，想法都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我正在大学阶段，人生实则也尚未塑形。或许过了几年，对很多事物的认识，又发生变化了呢？小时候的心智很独特，但那时不会用纸笔记录，只能靠现在回忆，但现在既然有记下来的机会，为何不试试呢？如果现在不写，过几年，或许又要费力回忆今天的思想、态度与感情了。

构思已久，今年7月才开始提笔，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一个契机（其实也可以说是冲击）。可以看我列在第零则的故事。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故事描述中，可能存在一些夸张，或者不可避免的记忆模糊，纯属正常。

小故事中难免出现一些老师、同学的姓名，老师的信息，由于本身在学校各平台就有公布，因此有时我就透露了姓名。为保护同学的隐私，所及之处我尽可能都做了处理，没有把真名泄露。有的地方，势在必行，也尽可能做了保护。后续，如果能得到准许，我才会把名字写出。

现在的内容只是初稿，文字水平拙劣，恳请读者指正！

2025年7月5日星期六

第零则 招生毕错失景行 忆竞赛夙惟此君

（待续）

第壹则 赶洋文急智夺课 守国文肃言护期

国文，主科也；洋文，亦主科也。二者可得兼乎？可也。若否，则无博学之士矣。

余自预初至初二，国文先生姓陈，名琦，良师也。然性刚严，无人敢忤之。自初一至初三，洋文先生，姓王名珊。稍年轻，入校为师未久。其性温，生多喜之。然督默写尤勤，夙夜批改不辍。

一日，忘初一或初二，近期中之会试。众皆知，国文先试，洋文后一日或二日而试。会试期间，课皆停。巳时，将试国文。晨间自修，众皆温习国文于课室，背默《爱莲说》、《狼》云云。

经时不见老师，众皆稍懈。珊忽入，携《优化作业》而令曰：“拿出《优化作业》，将评讲答案也！”众亦知洋文将试，而评讲进度不及，咸从之。其速奇快，见缝插针，欲少顷而毕之。余亦听讲，忽见琦信步而来，至班门口，脚步稍迟，见内状，神色不怿。众生觉之，惴惴。珊亦觉，遽问曰：“有事乎？”余见琦容色忽故作稍霁，对曰：“啊！无事，无事。”遂退去。余见珊评讲之速愈疾，俄顷即毕之。一众皆复归温习国文之试也。

事后，课间小歇。余好诣办公室游观，与师攀话。方圆，前排之女生也，其不好众女之所好，唯爱赴师所谈天说地，其好与余相合。我二人至办公室，先至珊之位，视其批改作业。少顷，珊忽悟，自语道：当致歉也。遂起身趋，至琦之位而致歉，言其本无此意，不巧恰占国文之时。我本以琦当宥之，速而简，不料琦正色道：“今日乃国文之会试，此辰光乃我所用，子假以洋文，则生当如何应考？”珊一再谢过，方容色稍和。又见我与方圆二人抚办公室之杆而立，如观戏然，勃然大怒，喝曰：“汝二人于此处何为？可速退！”二人平日亦爱于琦之位伫观其批改，习为常，今忽见其怒，大骇，远遁回班，一日不敢再探。遂不知后之情也。

后余常思之。琦，国文之良师，为师有道，为人有严；珊，亦洋文之良师也。洋文细碎，生词繁多，非国文之篇篇课文可比也，课业之难于平日所毕，常态也。珊为洋文之师，不似或师弃少许作业于不顾，务必尽晓众生，不可不褒。其见课时无有他师莅止授业，故急欲假少顷而毕洋文之业，可见其亦见缝插针，细算精打。琦、珊，皆明理者也，其于众生之前，隐忍相让，然珊之好心，珊之敬职，终为琦所不快而呵斥。琦有何过邪？亦无也。国文先试，揆诸情理，晨课当为其所有，讲评唯乃其可入。

此事记忆犹新。不论校规之事，日程松紧，单论此事，谁人之过也？所幸二师之互谅，不致为生所窥。余若今后从此业，经此等之情，则何以判之？时之众生，为会试所困，疲惫不堪，恐其最喜二师大斗于门庭，互不相让，可供拊掌也。然余少时之思已不止于此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一。

白话译文：

语文是主科，英语也是主科。这两门课能同时学好吗？当然可以。如果不能，那就没有班里的大佬了。

我从预初到初二，语文老师姓陈，名琦，是位好老师。但是她性格刚强严厉，没人敢违逆她。从初一到初三，英语老师姓王名珊。稍微年轻些，来学校当老师时间不长。她性格温和，学生大多喜欢她。但是她督促（我们）默写特别勤快，从早到晚批改作业不停歇。

有一天，记不清是初一还是初二了，临近期中考试。大家都知道，语文先考，英语晚一天或两天考。考试期间，所有的课都停了。上午九点到十一点（巳时），就要考语文了。早上的自修时间，大家都在教室里复习语文，背诵默写《爱莲说》、《狼》等课文。

过了一段时间不见老师来，大家都有点松懈了。突然，王老师走进教室，拿着《优化作业》要求说：“拿出《优化作业》，马上评讲答案！”大家也知道英语快考试了，而且评讲的进度没赶上，就都听从了。她讲得速度极快，见缝插针，想一会儿就讲完。我也在听讲，忽然看见陈老师慢慢踱步过来，走到教室门口，脚步稍稍迟疑，看到里面这情形，脸色就不高兴了。学生们都察觉到了，心里七上八下。王老师也察觉了，情急之下就问道：“你有事吗？”我看见陈老师的脸色忽然故作稍微缓和了些，回答说：“啊！没事，没事。”就离开了。我看到王老师评讲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一会儿就讲完了。大家就又都去复习语文考试了。

事后，课间休息。我喜欢去办公室溜达，跟老师聊天。方圆，是前排的一个女生，她不像其他女生那样有共同爱好，就爱去老师那儿谈天说地，这点爱好跟我很合得来。我们两人到了办公室，先到王老师座位旁，看她批改作业。过了一会儿，王老师突然反应过来，听见她自语道：哎呀，我得去道个歉。于是起身快步走到陈老师座位前道歉，说她本来没那个意思，不巧正好占了语文的时间。我本以为陈老师会原谅她，很快把这件事一笔带过。没想到陈老师严肃地说：“今天是语文期中考试，（早上）这个时间是我（用来复习）的，你借去讲英语，那学生该怎么应考？”王老师一再道歉，陈老师脸色才稍微平和了些。这时（陈老师）又看到我和方圆两人扶着办公室的栏杆站着，像看戏一样，（顿时）勃然大怒，呵斥道：“你俩在这儿看什么戏？回去！”我们俩平时也爱在陈老师座位旁站着看她批改，习以为常了，今天突然见她发怒，吓坏了，飞快地逃回教室，一整天都不敢再去探看了。所以也就不知道后来（两位老师）的情况了。

后来我常常思考这件事。陈老师，是语文的好老师，教学有方，为人严格；王老师，也是英语的好老师。英语知识点琐碎，生词又多，不像语文篇篇都是课文可比，课业难以在平日全部完成，是常态。王老师身为英语老师，不像有的老师那样放弃少量作业不管，（而）一定要让所有学生都完全明白，这点不能不表扬。她看到上课时间中没有其他老师来我们班上课，所以急着想借一小会儿时间来完成英语的作业，可见她也是见缝插针，精打细算。陈老师、王老师，都是明事理的人，他们在学生面前，都克制忍让了，可是王老师的好心与敬业，最终却还是惹得陈老师不高兴而被说。陈老师又有什么错呢？也没有。语文先考，按常理说，早上的时间本该属于她，讲评也只有她才能来（占用）。

这事至今记忆犹新。且不论校规如何，日程松紧，单说这件事，是谁的过错呢？幸好两位老师互相谅解，没有让学生们看到（冲突）。我如果以后也从事这个职业，遇到这种情况，该怎么判断呢？那时的学生们，被考试所困，疲惫不堪，恐怕最希望看到两位老师在门口大吵一架，互不相让，好让他们拍手叫好（看热闹）。但我当时的思考已经不止于此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一日（2025年7月5日）。

第贰则 隐士初现课堂寂 误读“牛”声众生默

申沪之地，初二始习格物。课序渐进，自测量、声、光至于力学。

时众生多已习于课外，或预闻于塾师，傲骄者、博学者，咸听讲颇疏略。余自知学浅，虽亦有习于课外，未尝不听。有郁姓同窗，性孤介，鲜交友，尝与同侪龃龉，至相搏之境。众生少喜之。然其理科之基尚可，尤善算学。忆初一时，算学尝列前茅。初二间，因故久旷课。

格物先生陈氏，名媛。初二始授格物，其授我班课业，故几不识郁生。前观名册，见其久不至，尝戏言曰：“郁某者，神秘人物也。”一日，郁生忽至。适陈师讲力学毕，有浅易之题，遂命诸生开火车以应。及郁生，神色踟蹰。余视媛之色，不解也。余才疏，学亦犹艰，是以深悯同窗解题之困。然忖此题甚易，所据之理亦甫授，实不解其何以嗫嚅。忘媛曾提示否，终之，其声细若蚊蚋，答曰：“应为五‘恩’。” （N应作“牛”，读若“恩”）众生亦未笑，但觉窘迫难言。盖其至稀，性复异，故众皆默然。场中竟生不当之寂。倘他人若此，必有哗然也！陈师亦稍窘，徐言曰：“啊，此当读‘牛’，非‘恩’也……可坐。”郁生遂坐。后亦无他异，众各如常。

后余深省之。其嗫嚅之根，竟在“牛”字之读，诚初念不及也。此亦释其何以于极易之题而滞。然此乃表象。余当时即思：纵华育一流之学府，恐诸师亦未料有生困于斯。将何以处之？众已习半期，无复惑于此，将何以示关切于斯生？岂能曰：“汝久旷，故不知乃常”，而期以安之耶？众皆视此为常识，匪夷所思也。亦或于堂毕，密召其至，曲加慰之耶？此举若小题大作，实属无益，或反致其弊。郁生彼时心境，私以为可谓百味杂陈，茫无所措矣！陈师之对，未知至善否，然可谓中规合情。

为师者临一班，虑者常在众矣。或有生之惑，以师之博学而大明，恐难自其位而思，亦难逆料其困竟在斯。故曰：多师喜教根柢厚者，而能起众生、博众肯、虑及幽微者，至难能而可贵也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二。

白话译文：

在上海这边，初二才开始学物理。课程按顺序推进，从测量、声学、光学一直学到力学。

那时，大部分同学都在课外学过（物理），或者在外面补习班提前听过，那些自以为是的同学，或者真正厉害的大佬，上课听讲就都比较随意。我自己知道学得不够好，虽然也在课外学过，但上课还是会听。班里有个姓郁的同学，性格孤僻，没什么朋友，曾经还和同学闹过矛盾，甚至到了动手打架的地步、。同学们少有喜欢他的。不过他的理科基础还可以，尤其数学不错。记得初一的时候，数学还考过班级前几名。初二有一段时间，他因为一些原因很久没来上课。

物理老师姓陈，名字叫媛。初二才有物理课，她才开始教我们班，所以几乎不认识郁同学。之前看名单的时候，见他一直不来，还打趣说：“郁某某，是位神秘人物。” 有一天，郁同学突然来上课了。正好陈老师讲完力学知识，有一些简单的练习题，就让同学们开火车（一个接一个）回答。轮到郁同学时，他神色犹豫不定，显得很紧张。我看了看陈老师的脸色，（她也）不明白（他为什么这样）。我虽然才疏学浅，学习也挺吃力，很能体会同学解题时的困难，但心里想这道题实在很简单，依据的知识点也是课上刚讲过的，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吞吞吐吐答不上来。忘了陈老师有没有提示他，最后，他低声回答说：“答案应该是五‘恩’。” （力的单位“牛顿”的符号是N，应该读作“牛”，他却读成了英文的“恩”）。同学们也没笑，只是觉得特别尴尬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因为他来得太少，性格又比较特别，所以大家都沉默了。教室里竟然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安静。要是其他同学这样回答，大家肯定会起哄笑起来的！陈老师也有点尴尬，慢慢地说：“啊，这个应该读‘牛’，不是‘恩’……坐下吧。”郁同学就坐下了。后来也没发生别的事，大家各自照常上课。

事后我深思了这件事。他卡壳的根本原因，竟然出在“牛”字的读音上，这确实是刚开始完全没想到的。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这么易于计算的题目上卡住。但这只是表面现象。我当时就在想：就算是在华育这样一流的学校，恐怕老师们也预料不到会有学生卡在这种问题上吧。那该怎么处理呢？同学们都学了半个学期了，没人会在这上面有疑问了，该怎么向这位同学表达关心呢？难道说：“你很久没来，所以不知道这个（常识）是正常的”，然后期望用这个方法来关心他？大家（恐怕会）觉得这是常识，感到不可思议。或者等下课以后，悄悄把他叫到一边，委婉地安慰他一下？可这样做会不会小题大做，没什么意义，反而适得其反？我私下猜想，郁同学当时的心情，可以说是五味杂陈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！陈老师当时的应对，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，但可以说是合乎规矩、合情合理的吧。

老师面对一个班的学生，考虑问题常常着眼于大多数。有些学生遇到的困惑，因为老师学识渊博、理解透彻，恐怕很难站在那个学生的位置上去想问题，也很难料想到他的困难竟然是在这种地方。所以说：多数老师喜欢教基础好的学生，而那种能把所有学生都带动起来、获得大家普遍认同、并且能考虑到那些细微难察之处的老师，真是太难得、太可贵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二日（2025年7月6日）。

第叁则 疫情期间登录账号事件

（待续）